



雪鴻閣錄古文序

呂生士鶴錄今人古文近百家請正于予予讀而語之曰文發于心無今古也其有今古之殊者則以時趨不同心爲之變文境亦從而遷豪傑之士不爲時囿挺然見胸臆胸有欲明藉文以達其旨孟之王管之霸賈誼之政事初非欲以文見而文乃高出千古然則文無限格能不爲時之人自不爲時之文矣孟子之時喜功利尚狙詐而孟子獨標仁義性命之指管仲之時荆楚橫王室弱而管仲獨著尊王抑楚之

功秦廢先王法度焚毀六經棄蔑禮義漢高以馬上
得之孝惠呂后因時苟且賈生晰治亂之源知政教
之本治安一策舉先王大經大法言之爲時務誠有
見于當時風俗人心其急務無過此者故發言卽痛
哭流涕于事勢或者以爲非告君體是身知寢積薪
而厝火其下也蓋豪傑之心以天下爲己任雖時有
用不用而其言均足爲世法夫是謂之至文漢唐而
下代有其人卽代有其文論古文者不於此求而論
格論氣調摹句詣以勤其趨步文雖成亦成其優孟

而已茲選雄深典麗雅贍精博各極其致矣於吾所
謂之王道霸功政事則槩未有見何也呂生曰鶴之
錄此以古人格高用資時藝也王霸政事願爲異日
請予歎曰生以是爲高遠而不可企乎王霸之分公
私耳公其心卽爲王施于家卽爲政事就吾心所接
之時與事審其爲公爲私以言之卽王霸政事之文
而更何俟異日乎雖然難言矣時有隆汗心有操舍
文有風氣苟不自操其心以躋于王道之隆則不强
民不偷取滿堂滿室之言竟可以政事求之歟果此

心不爲時變必無言已所不欲言者何患乎文格之
不高予平生爲文每恨不能盡吾意然非不能言也
生旣知之矣如尚有疑試取孟管賈生之文而更細
讀之

自昭軒稿序

學不出於正必不能脩己不可以言才有學而無行
必不能及人不可謂善用其才研性命之理行不愧
其學於吾鄉得一人曰鮑先生香谷蓋天下未嘗無
才也蒙養不施爲教無素風習之所染耳目之所移
真有如水之東西決而無所砥而爲之父兄者方且
淪流揚波焉無惑乎人欲熾而天理微不功利之歸
卽隱怪之入才之爲才尚猶可問哉夫才者能也能
於此亦能於彼能爲道德仁義君子亦能爲奸諛表

江道堂和
卷
慝小人豈得以大業鴻文獨標才幟而農夫之麀蓑
絰婦之杼軸遂可以非才別之惟在裁輔左右使之
惕然知正油然樂趨庶其才無負於畀受今欲使天
下之士一出於正圖其新而革其舊雖其勢未可以
遽能然維世之君子固不敢少緩於其身與家而用
爲邦國之表率也香谷尊人正寰先生以理學碩德
爲鄉邑之望曾請於當事建程朱闕里祠又梓程朱
合編以嘉惠來學其於香谷自胎教以迄成立無一
非聖賢之訓蓋所謂修之身家者香谷旣幼承家學

涵薰於道德仁義之途而其才又足以拯顛危治軍
旅故一時借箸多推香谷香谷以爲行有不逮則學
無可徵心旣以爲然卽不復以成否計及其學徵於
行矣退而脩程朱之業與里中胡汪諸君子究辨磋
磨務以窮性命之奧里舊有紫陽石耳還古三書院
則爲之彌綸廢弛講學其中以收一時之人才其論
性以程子爲宗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學者多溟滓其語香谷獨欣然淡
辨其躬行之嚴密卽朱子無議也嗟乎以香谷精白

之心高尚之迹使其明太極揭西銘而不能出濟世之猷抑或事經綸挾籌策而不能晰天人之旨皆不足爲香谷病况於體道權時可進可退處功利隱怪之場自致於熙熙皞皞之域語學行而至香谷始可謂之善用其才耳香谷以聖賢之學乘善用之才苟得因時出治何難於陶鈞一世惜乎伏死丘園而中庸問答及高汪諸牘偶筆之微言世之讀者徒目爲自昭軒之文不知其人其才之於世如此也豈不可念哉

省靜堂文集序

丙午秋蝕菴先生曾以宣城俞去文爲其省靜堂文序寄予芝城且并屬予爲序予以善病久忘之今年夏蝕菴復理前說乃搜俞文讀之而歎曰今日之文人人以八家自命矣非蝕菴誰可與論哉八家之前有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又前爲左氏檀弓國策莊騷人不敢異也今有起爲左氏檀弓國策莊騷馬劉班之文者則羣然共譁委咎于李獻吉于鱗王元美是果三君子咎耶毋亦晦心眯目實未有知競

囂然爲狂逐也文心萬古不易文則因時異尚者有
風氣存焉人生其時非上智自拔尠不擾擾一生以
希得其名誰更爲上下千古計其有豪傑之士足以
轉移風氣則又以文爲末務若不屑然者故風氣之
囿賢智有所不免然竟欲以此槩千古豈知文者哉
國策莊騷不必爲左氏檀弓劉向班固不必爲賈誼
司馬遷唐宋八家不必爲周秦兩漢意足以明其理
才足以達其意篇足以運其才如是而文成焉簡可
也明可也雄肆洸洋深鬱爽俊潔閎嚴謹以及爲實

爲虛之空行彼自成其文而已非欲人皆如是也今
之言文者不求于千古之大同是八家而非秦漢動
輒以獻吉諸君子爲詬厲吾不知曾亦究其文否耳
夫獻吉之文結胎于左氏而得神于馬遷于鱗之文
探左氏檀弓考工國策諸子馬遷而自成其蒼鬱元
美之文融左國莊騷韓非而暢之然得于檀弓漢詔
爲多獻吉之氣矜而雜于鱗之氣奧而塞元美之氣
麗而疎其所以不厭衆志者一定之調規爲之迹不
自覺其乖目也夫兩漢降爲六朝六朝之文未嘗不

自以爲至而不知韓柳爲之救唐宋降爲元元之文
又未嘗不自以爲至而胡可無獻吉之返古後之起
者襲貌遺真功弊並見於是有以真八家救假秦漢
自任者然至于舉世盡爲假八家則又何以爲救哉
夫秦漢之顯淺氣暢者八家所從出八家之渾灑理
足者秦漢精神之所寄苟合而通之取其精而舍其
粗全其神而泯其迹尚何是非彼此之紛紛也蝕菴
束髮爲古文詞六經子史無不咀研卽赫蹠數字亦
不作唐人以後語嘗推獻吉廓清之功與于鱗元美

贊翊之力以爲是三君子者漢後顏瀾之砥柱他如
何仲默康德涵王允寧崔仲鳧郭明龍劉子威諸子
非不儼然秦漢要非所好也於吾鄉則喜汪伯玉故
其文出入于二李王汪去其藩魄攬其菁英以求當
于先秦之軌轍俞去文所稱才弘則程之不爲橫溢
學博則精之不爲夸靡思沉而出之不爲隱僻氣豪
而衷之不爲亢激辭修而裁之不爲淫冶庶幾盡蝕
菴之蘊然自二三同人外知蝕菴之文者蓋鮮矣予
早年亦學秦漢不及蝕菴遠甚年三十卽爲病所困

二十年來盡廢舊業率腕舌以言胸臆不復可謂之
文若秦漢八家之所以傳其故則尚能言之然非序
蝕菴文亦無從發吾欲吐蝕菴其無以去文旣逝世
竟無中郎其人願出而問世意必有讀之爽然自失
者因以爲假八家之救此不獨風氣之厚幸其或以
爲詬厲使儕于獻吉諸君子亦非蝕菴之所恤已蝕
菴之人已略見俞文予又悉之于六十序茲不贅第
與論文而述之如此

王銘非文稿序

今日能文之士莫不以八家爲宗遡八家而上之則
子長爲崑崙之墟矣說者謂子長足跡半天下故其
文宏博浩瀚有龍門瓠子之雄洞庭彭蠡之大天柱
之峻九嶷會稽之綿邈幽秀百代而下更無有能出
其右者是其說誠然然使子長不志於史記而徒爲
詞章詩賦之學文雖高必不能使後世共尊之而不
敢少置喙於其間也往見陳子明爲人序詩云胸中
無數萬卷書足下無數萬里路不可以著書因戲謂

之曰昔道祁聞有輿人身歷朝鮮日本琉球紅夷安南數十國山川風土指數如見是其足下不止數萬里路矣吾鄉有莊先生者能誦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無一字遺通鑑廿一史皆得上口諸子詩文稗官技術無不徧涉而周探焉是其胸中亦且數萬卷書矣二人者一兀兀以薨項一且不免役於人終不能以隻字傳何也子明曰有兀兀者有悲其薨項者有人役者有役人於輿者吾言豈爲子道哉錄今觀之遊不必其廣在能得山川之情學不必其富在能出

精微之旨文不必其超且異在能正人心扶世教不失乎作者之旨而已矣今之作者不乏人王子銘非獨以其剛大之氣高踞作者之上其於先進獨推陶菴黃先生律身澡行一以陶菴爲宗卽有他人爲一時山斗所歸者弗好也文必忠孝義烈標淪逸關國家之故卽有雕龍繡虎擅一時大家之譽者弗顧也道顯而爲理然後有經理散而爲事然後有史理事之外復有其發乎情而不能自己者於是百家雜作邪說橫流使非有志之士毅然以人心世教爲已任

河邊室和
卷
如銘非者以挽之狂身檇杙雖有文彩奚取焉方今
壇坫分疆而人心世道益不可問安得銘非徧探宇
內以求夫如陶菴先生之人之文而傳之斯亦子長
之盛業又何羨紛紛爲諸家之趨步哉

呂直齋遺詩序

呂直齋歿十三年令子士鏗刻其遺詩而問序于予
予既習知直齋因念當論其詩乎抑當論其人乎論
其人則詩見論其詩則人不見論其人可矣孔子曰
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三
代豈去人遠哉士苟有志于是則亦至于是而已民
秉皇降之衷率而麗于倫常者莫不有本然之性初
非待教而後能猶夫木之挺虛水之就下其枝分葉
布隨形曲折皆其暢遂之發而無所待茲所謂直也

有蔽然後有待有待則枉其直矣三代之民猶今之
民繇直則三代枉直則叔季處叔季而有三代之風
吾於直齋見之直齋與予同里開戊戌春始識之芝
城弘介貞諒與人無隱以直道自命予觀其處兄弟
則怡怡處婦子則嗃嗃至其事母朱太君也四十如
孩提任質承歡與羣幼戲親側太君每食非直齋不
甘其視直齋不復知其異于羣幼也猗歟直齋此豈
易及哉夫人心有遷而無變世道之污隆以之士君
子持不變之心卽其身以爲世教如直齋者洵可謂
三代之遺直矣或曰直齋之事母無愧天民若其弘
介貞諒怡怡嗃嗃吾以爲皆教之事也而猶謂直乎
王子曰夫教者所以使人全其直直則率性無蔽發
爲情之不容已此固禮義之所出聖人之教因之以
爲質者也直齋率其無蔽之性以致不容已之情人
見爲弘介貞諒怡怡嗃嗃直齋不問也子欲直齋之
行一同事母而無所別乎野鹿之民何關世教彼蓋
以世教自任者故其詩和平之中忽發感慨如淵明
之飲酒荷鋤翛然自適而於荆軻則不能無詠苟徒

以詩求直齋不幾失其人已哉直齋卒年四十九使假之年而忘德進道與之披衣言笑聽水蔭榆徜徉于園田巷陌間此亦何減羲皇上人之樂乃今皆不可得手其遺詩而序之如此蓋不獨良友之悲矣

周淑文詩序

論詩於今日而必以溫柔敦厚爲言非知詩者也真詩出于性情觀其性情因以論其世然後可以斷其人之詩雖梘情蠟性以貌亂真其微固可得而見天下之人莫不卑貧賤而尊富貴富貴之所在不獨小人欲之君子亦欲之然欲之而必不爲苟得者不可問于心卽不敢見于行故寧枯槁顛賴以自食其力時或發而爲詩則其性情居然可見也古之賢士不得其志而見于詩者有北門之自悼簡兮之自嘲讀

者至今悲之使有人焉確然貞疾不憚沾塗其手足
勞苦其形骸思以一身式天下之靡然而舊友懷譏
室人交謫舉凡昔之足以快心志適願欲者今皆轉
而爲鴟梟之嗥屋窮竒之攫市而其人又非若渾沌
之無耳目心口者違于心而出于口固非若人之所
能爲矣俶文之詩郎陸二子以之比陶杜吾以爲桑
麻晴雨之間親戚話言之際於元亮洵無所遜若其
稱心而言感慨磊落則近于子美爲多蓋以溫柔敦
厚之心不必從其迹變復之至有同于楊園孟子而
不自己者此其性情爲何如哉今日之詩孰不曰吾
溫柔敦厚也顧有其言而無其性情君子則以爲吾
寧見我耳予交俶文晚旣讀其詩復識其爲人恨不
起郎陸二子與之論千古之詩上下其人與其世陸
子抱負高不必盡同元亮郎子苟未死其能不同于
子美之艱難遷播乎已矣俶文尙欲何言唐虞三代
之去人遠矣鋤耰之暇清風北窓使門生取予言而
誦之其必以王子爲知言也夫

顧氏兩先生詩序

往予交寧人得悉其家世忠孝詩文矣後於陳定齋處讀所輯啟禎兩朝詩選復知其世父宮贊公以下能詩而未登世選者甚衆因語高涼陳子明公選中幸毋遺此等蓋子明有明詩選嘗拉予同事前是錢牧齋陳大樽皆選明詩子明謂錢僻而濫陳正而隘皆於選事未盡厥趣當奇正並收分爲二集庶足以盡人之長而於偏才怪境疏明遷變所繇用以徵一代氣運爲主持斯道者之指南惜其書未就而歿今

此稿不知落誰手每念輒爲慨然去冬過崑山周鶴
耀以顧恬菴萍菴兩先生詩授予曰此吾友止齋尊
人與其曾大父之詩止齋於寧人再從猶子也願先
生爲之序予讀而驚歎曰有是哉予於顧氏不獨一
寧人爲舊也昔有寶山君者慷慨男子曾識于友人
吳湘草之座其後竟死王事竊常念其人乃今因寧
人而知止齋因止齋而知寶山君卽其兄則予之序
是詩也豈當僅序其詩乎崑山故多名閥閱兩武陵
尤爲首稱文康公而後有荀洲宗伯錢塘諸公給諫

公而後有司馬宮贊寶山諸公皆忠貞世篤彪炳青
簡此其人不必詩重也苟有詩不益足重乎恬菴先
生詩工妙矣其爲世稱者則曰一腔惻隱滿腹絲綸
萍菴先生爲諸生時卽究心兵事命諸子兼通孫吳
法故寶山君以武科死綏止齋亦以武奮而加意文
事以章其祖父在先生何必名詩然其詩最富所不
必存者皆其所必傳者也嗟夫以可傳之人而又有
可傳之詩此牧齋寧失之濫以存其人大樽嚴于詩
而自爲可傳之人使遇兩先生且將把臂登堂豈遑

更論夫聲律獨是寧人抱忠孝不得伸嘗恨無以見
太夫人地下詩文爲世所見十不能二三年踰七十
久客不返齊晉燕秦爲之玄晏者有人要不可語于
真知寧人者然則寧人之詩文與人終當落于不知
者之手是固吾黨之不幸夫豈顧氏之幸哉予不禁
爲之感慟矣

徐扶令和詠懷詩序

阮嗣宗詠懷詩八十一篇境無常主一任天機似後
人感興之作論者謂其詞多感慨而厥旨淵放歸趣
難求予嘗爲之評云思悲而能曠情結而能宕語渾
而能亮步高而能沉此阮公之品也嗟乎詩以言志
詠懷而懷終不可見使注者不敢妄加之意爲之徬
徨浩歎戚然以悲懣然以積其幽隱之情不得暢發
于一時之口腕者反能固結于千古之讀者之心自
阮公而外吾未見其繼者繼之自徐子扶令始扶令

朗懷無累其詩賦文章高華爽暢極才人之致忽於
酣歌快飲之時取阮公詠懷之作而盡和之母乃觸
興而成非其中之所據歟人各有情莫不思奮以自
致其用欲奮不得然後有正則之騷伯奇之操其深
而無以自處者則並不復明于人途窮之哭蓋不獨
阮公爲然矣若扶令則不然有母可事有子可撫有
山水友朋可樂其登泰山也慨然有狹天下之志訪
洙泗之遺老與之論王霸之分於屠狗賣漿之徒引
之中道以矯其自好之蔽問濰水牛山之迹憑吊其

功名此豈有不可言之懷而待詠之以見耶獨於岳
麓山中瞠目四顧若不能已于其情者人生行止亦
何可據哉阮公於蘇門山遇隱者孫登欲與商略終
古及棲神養氣之術登皆不應阮公歸著大人先生
傳今日之大人先生當亦不乏于世扶令苟遇之進
而與言和詠懷之詩吾不知其應耶亦否也雖然吾
見扶令之母老子幼友朋散亡旣以名教自持不肯
爲埋照之沉醉此其中真不能自處者使扶令而
無言則已矣有言而不爲詠懷之和又誰更爲阮公

和也哉

湯古田詩序

劉文成有言世有治亂聲哀樂相隨以變其信然乎
聲原於情哀樂因乎遇數口之家不能使其情皆同
一日之間境遇轉遷代謝雖智者莫悉其端而謂四
海之廣貴賤貧富窮達之異其數動於心發於口者
以世之治亂一定繩之吾未敢必其信然也桐生茂
豫萬物阜昌靡草死而百舌無聲腐發慘栗之候虎
交荔挺自致其靡訕林林攘攘寧無一二鑿行於千
百之外然君子之論天人審其微正其說以歸於大

同未見紂臣有引于之歌而堯民發聲於朽索也則
哀樂之必視乎治亂其殆信然矣聲音爲二五精華
所以立宇宙而宣理道受之一心放諸六合莫不待
其所命使聲音可息卽天地可不設位日星岳瀆草
木含靈同於無有此其故豈不甚微而吾人自朝至
暮德業機穽悲愉構互無非是發也內以盡乎已外
以盡乎人事之相接必無發於無動而然者特其微
不自覺耳請試求之吾所處窮乎達乎窮之境果不
得已乎抑非自而人所致乎人亦爲世溺乎世何以
至如是乎主者誰而翼者又誰乎卽一俯仰間舌未
及施情已不可隱蓋其中動也久矣况乎聲詩爲易
見者哉古田之詩動於天而泯乎人宜其和平俊逸
無劓刻之聲然予獨得其微而爲之言曰古田非窮
士若有不得已焉者其果隨世而變歟拒狼進虎鳴
咽望山士亦自審其所命而已易曰隨君子以嚮晦
人宴息隨時之義大矣哉偶讀文成語因究其說爲
古田詩序

余不遠吳遊詩序

世稱延平之俗儉直尚儒余子不遠自將樂遊吳酒
後嘗與論制舉業弘正嘉隆名篇衝口而應下及啓
禎諸選舉格標旨有彈必中是固今日儒家之鏗然
者時時爲古文辭自言少時能取漢唐宋文之氣行
之制義今廢三十年不復事此其自喜乃在書法自
其祖敬吾翁三世相沿以此自適復藉以資遊事然
佳辰勝集感事懷人偶一拈詩直抒胸臆不與時彥
競正復超然玄箸書可以見其膚骼詩可以見其性

情世之賞者不在詩而在書是猶高雅俊邁相親雖有神契我念藥糜人甘炮炙則非余子之故以故遊十六年落落寡合所與周旋桑梓故交外草野之士爲多輦上貴人相下者余子亦不之拒謂吾賣字爲遊豈能同雲林衡山作爾許標格進賢赤紱等觀嶽巖怪石耳自豫章舒皖吳越得詩二百餘篇總名之曰吳遊詩屬予序之予足跡未至南劔然觀楊龜山云崇山峻嶺爲其郭郭驚湍激流爲其溝池清明偉麗爲東南最則固遊者之所慕尚余子舍而他求其

亦胸次忽忽欲言無所告語姑借遊以攄其未發耶夫劔習儉素而吳奢靡劔俗質直而吳巧僞余子以俗成之習聲發于詩清真高亮不與浮艷夸誕較短長直寫其一往欲吐而止是蓋以遊見性情非以取友山水爲遊事者也余子之遊如此所得于吳者甚寡而吳人寶其書誦其詩且友其人之清真高亮蓋不啻倍蓰償之矣吾聞將樂有孔子山屹立溪中天下之友斷無賢于孔子者又有天階山三華之洞洞中石室石柱石井白石燕蝙蝠奇勝萬狀登其頂若

昇霄漢大溪自汀州來梅桃諸溪入之兩岸桃花如錦寶華洞石井南通沙縣之溪復有乳泉自上而滴天下佳山水亦無甚過此者余子之人如將樂之山水有與神契者始能盡之不但如吳遊之詩而已

方次輪詩序

予既序文舉先生詩浮檀復出詩一編曰此次輪二弟之僅遺也願子更爲我序之予以病久不作詩然徃徃多爲人序詩蓋作詩必吾所欲言序詩則因之而已或因其人或因其詩或因其時與地皆有一定之謂非吾得而強強之雖善不善也旣因矣又視吾遇之者何在遇其人不必其詩也遇其地不必其人也如此者皆非強爲說雖曰因之猶夫吾之欲言也吾於文舉先生遇在人而於次君遇在詩則請就詩

以言之次君稱詩在崇禎間維時景陵焰方熾雖有
秀挺浩博之才皆屈而入於幽深枯寂如與陰崖中
人風雨時相對近之輒有鬼魅氣雲間起而捄之雄
渾逸麗意氣發揚其步武旋折望之使人不敢惰然
苦無至情以爲質則又如家庭曲宴而峨冠鑿玉以
相也大抵尙情者不能輔之以色慎格者不能幹之
以情適於自然則傷格精造意者或寡其自然從來
後起之贗類多矯前以立教未見有彌綸衆失定一
是而不可易者也次君以貴介子弟少負雋才其詩
清而厚暢而腴聳拔而靜永無景陵之溺而可以實
雲間之華雖篇什不多其可傳無疑凡此皆吾之所
欲言也然獨有疑者卽以詩觀次君固知非羶酪中
人似亦非中道折者而竟不得永其享豈猶才之爲
累歟浮檀以宿學名德重於時深晰夫天人性命之
故其當爲我決之也

紫石山人詩序

紫石山人予同里老友自江右屈吳所與朝夕者不
可以歲月計其高才遠識靈心逸趣素爲同人所稱
道此其於詩若石之出雲竅之成響殆固有者然予
未見其詩也癸丑秋別予去武陵相隔八載客有自
湖南來者詢之曰見吾山人乎客曰然髯得無白乎
顏得無頓乎曰否山人方高吟痛飲調錦雞白鷗弄
奇石兵至則抱持以去有攫其石者山人追數十里
必請得乃已予歎曰非山人不能如是也旣來吳相

見則顏益丹髯益黝問其詩笑而不答未數日呂生
士鶴手一編告曰此則山人之詩矣予急取讀之如
蓼花湘浦淚楓葉廣陵聲寒山猿泣曉古渡馬嘶霜
曉路穿林影寒波淡曙煙澹月窺殘夢簷風逼晚秋
草到江心綠煙流水面寒門迎秋色密水映夕陽通
破壁來斜日空廚下野禽烏啼殘月落鴈度曉星高
竹陰連澗北夕照出林西晴川飛宿雨暗渡照流螢
池淡松影落山遠夕陽輕巢中仍宿鳥送別冒寒來
江上蕭蕭雨淒涼異國秋他鄉仍送客不忍聽啼鶉

單句如寂夜入砧聲夕陰昏野澗日午啼猿亂殘更
戀舊人夕陽門早閉樹淡留午夢枕外斷腸流冷簷
終夜滴其造境鍊意骨力風神句不苟得字不苟下
卽三唐諸名家無以過之異哉山人吾固意其能詩
不謂所詣至於如是也若崔明信楓落吳江止傳一
句李于鱗所歎山色三分鐘聲十里亦止一聯山人
之佳且富如此其可傳何疑然使山人才高而識不
遠汨羅長沙指顧在望不爲鞿羈不開氣繚自締則
將歷九州而相君麟可得係迨至今日又安能返吾

故都與親好盃酒生平論詩言笑也山人曰昔所調
弄禽石如患難中友實不忍棄予且再遊武陵以訪
之倘得載而東願先生作歌誌其事予曰諾爰序詩
以爲之息壤

惲叔子詩序

論詩於今日蓋難言之矣昔虞廷之訓曰詩言志夫
人孰不有志率志而爲言聲言而爲詩詩亦人所固
有有何難言者今日之詩不必出於志而有其體與
格體自謠諺風雅樂府古選以迄於律絕歌行格自
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以屆於明其間斬然畫境苟析
而精之功力旣非一日且有終身不知者誰更遡源
於虞廷之言然則論詩今日必本言志而又不失其
體與格豈易言者哉姑就今日爲詩者言之以限字

成其體格則竟置於不問體有五七言律絕歌行而無謠諺風雅樂府古選一二好古之士力求其孰爲風孰爲雅孰爲古歌謠孰爲郊祀饒歌雜舞橫吹相和清商琴曲孰爲黃初建安正始太康元嘉南北朝已不免無用之譏而其爲用不過充篴篥弋聲利非能知其感發懲創有繫於人心風俗之用也故其所尚有取晚唐浮艷者有謂盛唐決不能及而取劉文房以立骨者有以蘇髯翁陸放翁元遺山爲才情正宗者其最下則以宋人論理爲真性情一倡百和醉

行夢囈思以移易乎斯世嗚呼詩至今日尚猶可言哉間有知宗盛唐者則以唐音爲極則上或搜及樂府古選下不能窮於宋元明僅能作唐調而止夫宋之論理權輿於康樂取則於少陵有康樂之生割而無少陵之陶冶故不免拙腐之歸元人鑒宋弊抹以輕倩尚才而不知取格故羣趨蕪稚之習明知宗漢魏盛唐矣其失也過選體欲其潔潔過則情太矜其於漢魏意多興寡不溺則離近體欲其高高過則神太遠其於盛唐若或過之而實不及宋元明之詩如

此彼僅作唐調者不知別有鑄樂府古選而爲唐劑唐宋元明而自闢於唐之外之旨見其骨堅調峻理加於辭不知所本則妄訾之曰此宋詩也宋詩其果如是哉予以此論詩三十年無可與語毘陵惲叔子獨與予合蓋叔子承遜菴先生家學以睿哲之姿致專精之力上挾孔孟濂維之宗下及詩文書畫無不窮源而遡流詩自曹劉陶阮鮑謝盛唐諸公文自班馬潘陸柳蘇書自鍾王永興河南平原山谷海岳畫自荆董米趙黃倪王吳皆縱心合轍出入自如至於

寫生則獨宗沒骨人巧天工并至蓋不獨於詩爲然矣卽舉其詩以論之樂府有漢有魏選體於漢魏更有奇闢於晉宋則雅潔勁拔歌行二律萃盛唐諸家之長而自成別響絕句上不失樂府太白少伯之遺下亦爲中唐匠心作所詣之格旣高而復有確然不易之志孤行於筆墨之間如叔子者豈今人所有哉今人文必宗八家叔子每見輒笑曰八家以前無文乎書出山谷而以二王之法全其偏畫則無所不入一於沉著痛快以合董巨之宗旨叔子於藝尚如此

此可以觀其生平用志矣慨予二十年來詩文盡廢所作詩不滿百篇以叔子言論之契故述胸懷以爲其詩序然予有期於叔子者方今理學堙蕪人心風俗日壞吾與叔子非徒以盡倫於身即可委儒者之責盡思所以興起斯民者以轉移其志使之各盡其倫常則雖不必言詩而詩用已備視今日之論不堪一笑更何計言之難易也詩曰憂心殷殷莫知我艱吾與叔子勉之而已矣

吳南屏惟小園詩稿序

予性畏暑三十年來自中夏屆中秋率閉戶百日不出知友見過亦無所答其當酬復者闍子輒嚴謝之久而知予如此槩不責報也今年夏友人自里中招來檣李入舟熱瀼幾欲返棹而促者再至不得已暫留郭外過南屏吳子惟小園園爲吳子讀書處後瀨野水前列平疇竹木森然與遙林爲映意甚適之吳子返室而延予寓始至之日坐堂外梧陰下面佳石頰池荷竹影鳥聲快風時至不復知有暑予安之是

時驕陽熾宇跬步無可往臥簟蘊熱破曉卽起坐清
露殘星與曙光相引湖石疊池上逶迤如壑卉草蔽
石根水環入右腋後石後蒼松槁梧連老樹修竹自
左而遶于後窓蕉一叢分其蔭不使竹獨擅也堂臨
池池有板橋一曲梅柳覆欄上在石左堂右堂左有
小閣閣下几榻可坐臥旁間數石爲幽折閣前石畔
有五鬣松一與羣桂夾小徑左而循廊以達前戶廊
左有數梅後有小軒一梧翳之軒後可達水閣則後
戶矣計園之廣不數畝水石竹樹清麗秀苑且有藏

書可讀藏醞可酌吳子復時時相過放談丘壑予不
覺留一月因念台蕩匡黃仙都天姥追舊遊不可復
得當此炎歊困鬱之日忽值茲留會心處視諸名山
不遠吳子顧見小乎哉使吳子炙足長安道上車塏
馬通蒸逆口鼻回憶板橋小閣夕陽斜月時聽異鳥
啁啾草蟲吟唧讀而飲飲而詠詠而與良友談賞之
方以爲此中境味不可量雖有海澱定園不以彼易
此然則惟小所以自標遊者趣之所領各在其人固
不得以小大而限斯園也予將別還婁東酒間吳子

出詩稿相質詩如吳子之人落落自奇真氣滿紙又
如此園之小中見大近處能遠使予讀之而并忘暑
也故卽園之景物述以爲吳子詩序

許九日詩序

士而以詩見可悲矣士而不必以詩見而終必以詩
見者其人益可悲矣友人許子九日未束髮爲詩詩
輒噪海內三十不得志去爲客遊遊又不得志則益
爲詩詩益工從而轉徙東西益復不得志則更益爲
詩詩之積者且盈尺一日刪棄其十二而輯之屬予
序予讀而歎曰夫詩者非徒聲律體裁而已也又非
特朝華夕秀之謂也蓋必有物焉由山水草木禽魚
至於九地九天由閨房衽席至於饗神祇若鳥獸通

政事無非是物也不誠無物無物則無詩矣今日之
詩矯飾情志烏得謂之有物故其詩或如袞衣繡裳
之元公或如飲露餐英之逸士語道德則孔孟無慚
語事功則臯夔接武紛然相闕於大都通邑之間而
識者固不謂其信然而遂許之可傳者其誠不可掩
而詩非其詩也九日開朗弘毅頽然宕逸於詩酒之
場舉一世之人無不可與接殷勤共言語若此者宜
其有合而卒不得志豈九日之志固不在是歟抑更
有說也士惟尚志舍是則無可見九日豈甘不見者
故不得不放情於詩其詩也處鄉則言鄉出遊則言
遊不矯一辭不飾一語直暢其胸臆而止嗚呼可不
謂誠耶誠而有不可以信後世者耶以九日之才風
烈火發可使受書之吏腕脫而莫承世果用之固不
暇以詩見也而終于落落東西迄無所遇髮且毵毵
然白矣采薜荔於水中攀芙蓉於木末獨留此數緡
墨潘使後之讀者致恨於其時之不能用而循咀嘆
息之士之不幸歟抑世之不幸也噫

周德園越遊草序

昔人多謂詩文與山水相爲映發予以爲映發之義自有分屬不得混舉夫情之宣而爲言也粲之卽爲文韻之卽爲詩情非詩文則不暢詩文非情則無以爲質繇情而轉爲詩文爛然悠然以伸以引斷無有直致其情者直致之則數言而盡不復可成篇章矣故情者不得不有所麗因麗而情益以長麗也轉也實指之則爲境虛指之則爲映美淑女而咏關雎美婚姻而咏桃夭美子孫之衆多而咏螽斯關雎桃夭

漁遊堂稿 卷二 二
螽斯也皆映也淑女婚姻子孫衆多之爛然悠然者也然則映之在山水之際而發之必在乎人使其人情不在山水雖有詩文莫能強合也大江以南多佳山水清麗奇秀澹蕩文治隨在而是舉其大槩則兩越爲多其最著如台宕仙都天目剡溪嚴瀨富春以及杭之西湖兩山湖之弁峴夾山諸漾皆津津在人耳目者予嘗登韜光之頂俯視西湖如杯錢塘如帶其外海氣混茫不可窮際弁山之下震澤亂雲擁日與波爲爛爍輒狂叫不能自止及以小舟浮夾山漾中嵐翠着人衣裾漁歌農唱塔影村烟則又嗒然密喪其我焉然未暇爲詩文德園周子越遊草已先我而發之詩文不必盡在於山水而清麗澹蕩非山水中人不能道其得助於映發者多矣予以善病卧婁江不至兩地者久德園以是草屬序正如山麓水涯情無可暢卽安得有佳言爲德園序也然而登山者必於麓泛水者必於涯其以予言爲登泛之始可耳

邑侯靳熊封先生凝清書屋詩序

詩體繇情而結其格則變于才自風雅以迄四唐體無不備情不限于體中宣情使託非才曷以然而同一體也其格判若霄壤卽一代之間變遷遞至必執一途以爲趨舍多見其自畫耳古體至唐而變歷下有言以其古詩爲古詩後人遂判漢魏六朝五言爲選體唐則爲五言古歌行律絕代因風習以成其格至于才情二者質乎古今體格中莫或能外之也千古共推無異議唯一杜少陵白香山得其真至蘓髯

翁得其快爽陸放翁得其博實三家之徑不同同爲
廣大滂沛無境不入望之氣懾研之理深似平而實
奇似近而實遠其才情則然也近代鉅公有尙體掩
情者有尙才置格者詠之如對山峙水流鳥飛獸走
者體也或頑或秀或濁或清與其迅顧奔竄各殊者
格也遇夏而霞蔚波揚喞鳴孳尾入冬而沈巖澹淨
澹翻踈蹄則皆情之爲所以能然而無一轍者吾不
敢畫其才之所使矣熊封先生之詩境寬理足具少
陵之情而合迹于蘓陸一時山斗之歸推許不少置
其何容更贅一詞然竊有說者韓昌黎雄瑋自奇實
出于少陵而公獨不之取抑以光焰所舒終不若性
情脆擊之爲得耶公不以某朽鈍無似屬之弁言且
謂勿涉游辭遂率臆言之以代雨窓一夕之話知公
不以形迹爲罪也

曹實菴先生鴻爪集序

古聖經世垂教以道器分形上下舉目俯仰無非器耳然則道成虛謂歟器可循歷指數而道不可見不可見而又非無將於何驗之則固有名之道器語其分形判爲上下者盈世間無非斯人結爲宇宙以成斯世頂踵七尺五官百骸可循可數其所以運之之神明不可得見焉分屬飛走發于動植代謝相尋運爲千萬世乃所謂道耳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上下者微顯之稱也不獨禽魚卉木梠諸色質卽德行

事功言語昔人以配宇宙謂之三不朽者有一定皆謂器道卽寓乎其間不分之無以見精微不合之無以證實驗經世之士何以體諸躬而不虛垂教之旨哉詩文爲言語之神明神明一本諸心能出三不朽心固運立宇宙成世經世者苟詩文無關世道君子所不取雖不可槩責之人人豈可謂世無其人乎某讀曹實菴先生鴻爪集竊有感于立言名集之指夫雪鴻爪跡見道言也先生第言其東西無定之踪而神明所合皆本至性懷贈酬唱情緒顯然可見丁卯

春先生去宛陵友人汪栗亭以試事從之哭拜于施愚山先生之殯宮先生昔以諸生受知施公癸卯發解卽走宛陵拜謁及是往哭宿草荒烟爲之大痛歸與栗亭長慟旅舍經紀其後人不遺餘力聞者駭歎數十年所未經見而聲韻亦繇之發焉夫言爲載道之具人爲傳道之宗切于身則仁義忠恕推而遠則禮樂兵農總在生民日用之間而提綱析目使之共繇而無淪斲聖人之爲教如斯而已耳先生至性篤行以恬漠無營之懷抱道親民得于心見于行事成

效于家國有時吐爲詩篇旁無枝葉亦無定格如是
集之可杜可韓可白可蘓陸筆之所至胸臆學力俱
出真如鴻飛冥冥世人空求爪迹于停雪之上不亦
爲識者所咲耶近人之文每以道自許此固不足語
或者又以道爲高遠不可與是皆不知道卽日用實
事生民無須更離者不能因良師友講求以明其故
遂致一身所載終于不察不著斯世大矣寧無若人
視三不朽經世之業同于寢食而糟粕之如先生者
恨予未之多見耳鴻爪之繇還以問之先生焉

送曾止山北遊序

予早歲喜飲日可得四五斗十餘年來或數日不沾
盃勺然有時知己相對正復不可限止山將爲北遊
予懷悒然雖有酒不願醉也止山名家子高才奇
節弱冠爲先正所稱海內人士望之如龍可辛讜思
與共荷時艱以康濟天下之難其後客吳門知卽易
堂之曾青藜皆願慕求識其面於是不得更遂其山
中之止而轉爲世用蓋止山才識並茂遇事立斷知
我有屬不憚以身殉之一時借計者真如周亞夫之

於劇孟謝聖藻之於陳瓘也然而名愈彰其貧愈甚
世人往往訝昌黎朝夕芻米僕賃是急貧士非枯槁
空山室家幼稚鮮不同此累止山之北遊旣不爲蹈
水火觀湧蕪之語又非求奇聞壯觀以廣胸臆意顧
有其自見也行矣止山齊魯燕趙之區古多豪俠寧
無于公其人識君者酒後耳熱知必有黃金駿骨之
歌相爲贈答豈能以易水流漸與清江激湍共作長
瀾東倒也秋風鱸美吾將攜酒光福桂下望君之歸
解視君裝與詩痛飲而共讀之

陸母楊太孺人七十序

從來稱女德者不外易之坤厚順承含弘光大與詩
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變而爲節烈潰而爲奇俠
非其幸與正矣崇禎戊寅之歲予年十三仲兄挈予
從學雲間知吳門有楊維斗陸履常兩先生時寇躡
中原淮北無堅城江左吳越民物豐富四郊恬熙不
改隆萬太平之象天譴莫測降之癘疫水旱斯民免
於鋒鏑者轉爲溝殍原齒未幾而宗社傾圮鳳麟泣
野兩先生同途分轍履仁蹈義海內無不知有吳門

二孝廉陸母楊太孺人則履常先生之室而維斗先生之女弟也方其平居時知嘗甘曳綺奉尊章指臧獲而已米鹽絲枲非所語習也一旦家國多故華屋變爲衡茅名孝廉同於開士衰白在堂滫瀡曷繼紛然群幼與戶外之豺豕豹哆相凌雜於耳目胷臆間孺人澹然無忤能使硯隱公忘其老陸先生忘其困爲孺人者豈不亦難哉夫人情莫不欲順去違喜安適而惡窮蹙硯隱公誠賢見其子抱有爲之才弗獲施寃至於端策拂龜不爲嚴君平司馬季主而寧將

病世與世之枯槁憔悴爲窮爲蹙者較銖黍論精微以定其確然不拔之說苟蠶粒無續稚子啼嗥能不愾然撫畜莫安其素位不願於此日則維孺人之順承厚載以代陸先生有終故先生得遂其高而硯隱公復遂其成子之高至今論平原世德過吳門而興仰止皆孺人之坤德有以成之也予每回首童年念其時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聖天子求賢於上士以實應雖不能盡無不肖者要不失爲太平之代孺人生萬曆乙卯當重熙累洽之朝而又爲楊先生女弟

醇龐敦固固所自有予嘗拜孺人堂上見其粹然藹然如春和之被萬物宜乎三子皆有立諸孫皆能文章肅肅雍雍爲國華家瑤非所謂含弘而光大者乎聞昔陸先生有跪請開糴與語同年生事硯隱公皆大喜孺人立三子誨之曰汝祖父如此善思勿忘則孺人之所以爲順承者辨於志而凝其德不徒爲無非無儀以循於純嘏眉壽而已也甲子季春某日爲孺人七十設輓之辰予素景兩先生高躅伸其敬於孺人而序之如此

靳明府黃山詩序

未至其地而受意爲詩文猶解醉中語久不至其地而欲爲詩文猶憶夢中事醉與夢未嘗無境不能晰之以言者懸解與身歷迥殊追憶與據今又異也黃山爲吾歙几案間物太龍溪踰百里骨立體峻輿臺無所施其力非具濟勝者未易遊某善病素艱步履莫能數往念之真如醉夢中然遊境未嘗不歷歷吾懷也今年春仲偕硯村寓西湖聞鴈堂先生爲黃山遊新詩膾炙人口入秋返自湖上得讀全什靈逸秀

禱三十六峯巖壑在目爲之神移惝恍久而不能定
此豈食人間烟火之語所可妄異者終南道士自然
出口煙霞苟非其人青靄紫氛眯目矣先生以製錦
餘力頽脫於錦囊懷古攬勝業在名山夫山水自有
性情必待人洽之而出先生雖未入黃山其性情相
洽久矣乃今身歷其間如數家有之珍山靈所蘊一
舉腕相隨畢赴以視夫寓目賞心精思琢句者其相
懸豈啻醉寤夢覺也先生謂某膏肓巖壑是宜序之
某於台宕匡黃不至其地久矣因先生之

詩
若
推
前

